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

前 言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出生在商人聚居的莫斯科河南区,从小熟悉商人社会的生活习俗;一八四三年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肄业到法院充当文书后,又接触到不少财务债权诉讼,对商贾贵族之间的巧取豪夺、尔虞我诈,更有了痛切的认识,这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名作,就是一部嘲讽商人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喜剧《自家人好算账》(1850)。

一八五六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了一次难得的伏尔加河沿岸文学考察活动。伏尔加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光与黑暗的社会生活的强烈反差,在剧作家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年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伏尔加河的美丽与卡里诺夫城的丑陋,鲜明对立地体现在《大雷雨》(1859)中,构成该剧的戏剧冲突的底蕴,剧中尖锐对立的两个人物——卡捷琳娜和卡巴诺娃,则代表着俄罗斯的光明与黑暗。

卡捷琳娜一出场,就把自己浸润着诗意的美丽性格表现了出来。她在伏尔加河的水边向瓦尔瓦拉诉说了她那梦幻般的少女生活。卡捷琳娜梦中见到的是和谐的童话世界,这个美丽世界激发了她要到空中飞翔的愿望。最能代表她诗意性格的台词就是那句“人为什么不会像鸟那样飞”的问话。但偏偏是这个幻想着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卡捷琳娜,落到了由卡巴诺娃主宰的“黑暗王国”里,悲剧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卡捷琳娜不肯屈服于卡巴诺娃的专制统治,她要奋起反抗。她选择的反抗手段是用心去爱一个她真心爱的青年鲍里斯。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中所说的“在卡捷琳娜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卡巴诺娃们的道德见解的反抗。”^①

但当卡捷琳娜勇敢地去爱鲍里斯的时候,她无法使自己的良心在丈夫季洪面前得到安宁。这样,卡捷琳娜就陷入了痛苦的道德矛盾之中。“大雷雨”这一自然力的超自然意义的存在,进一步激化了这个道德矛盾的尖锐性。

为什么卡捷琳娜害怕“大雷雨”? 因为在这个心地纯真的俄罗斯妇女心中,“大雷雨”乃是来自上苍的道德警示。所以她对瓦尔瓦拉说:“死,我倒不觉得可怕,可是我想,在这次谈话后,我突然出现在上帝面前,就像这儿我跟你在一起这样,那才可怕呢。”

在一本权威的俄语字典里,“恐惧”一词被解释为“道德责任感的觉醒”。卡捷琳娜对于“大雷雨”的恐惧,也是发自她内心深处的道德责任感的呼唤。因此,第四幕第六场卡捷琳娜在雷声中的当众“忏悔”,与其说是对丈夫的“忏悔”,毋宁说是对上苍的“忏悔”。她的“忏悔”,如同她的“爱情”一样,是她美丽性格的闪现。她的投河自沉自然也是她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内在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她的道德理想的最后一次闪光。在这个意义上,杜勃罗留波夫把卡捷琳娜誉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并且断言,“在《大雷雨》中甚至有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东西……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正通过她(卡捷琳娜)的毁灭而被揭示出来。”^②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438页。

②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97页。

《没有陪嫁的姑娘》(1879)与《大雷雨》相隔整整二十年。《大雷雨》问世于废除农奴制的前夜,而《没有陪嫁的姑娘》的剧中人物帕拉托夫已经可以很自信地说:“现在是资产阶级得势的时代”(第四幕第七场)。如果说,在《大雷雨》中主宰社会环境的是封建农奴制的传统势力,那么在《没有陪嫁的姑娘》中,则是金钱在主宰着一切。

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把一切都看成货物与商品,而“什么货物都有价格”,什么货物都该有归属。沃热瓦托夫在第一幕第二场说“什么货物都有价格”这句台词的时候,心中想的是“没有陪嫁的姑娘”拉里莎。他知道自己财产比不过克努罗夫,所以只好让克努罗夫准备“带这样的姑娘到巴黎去逛逛博览会”。但一当更有经济实力的帕拉托夫出现,在他们眼里仅仅是“货物”的拉里莎自然要归这位“船王”占有。而在帕拉托夫又一次对拉里莎“始乱终弃”之后,克努罗夫与沃热瓦托夫竟以抓阄的方式来解决处于绝境的拉里莎的“归属”。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与厚颜无耻在这里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没有陪嫁的姑娘》是一部比《大雷雨》更具悲剧色彩的剧作。

在《大雷雨》中毕竟还有“爱情”的亮光,在《没有陪嫁的姑娘》中则全然没有爱情的存在。不仅在那三个散发着铜臭气的商人与拉里莎之间没有“爱情”可言,就是那个已经是未婚夫的小官吏卡兰德舍夫也从未与拉里莎有过心与心的感应。拉里莎想寻找爱情,但没有找到,她绝望地意识到“世界上没有爱情”,所以她说“我找不到爱情,我就找黄金”——我们从这绝望的呼喊中想象到拉里莎的心正流着血。

在《大雷雨》中毕竟还有“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在《没有陪嫁的姑娘》中有的只是美被徒然地毁灭和蹂躏。拉里莎没有

卡捷琳娜那种勇敢赴死的不妥协精神，走投无路的她在伏尔加河的悬崖旁怯步了：“我怎么就是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深渊的边缘上把我拖住了呢？”——拉里莎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软弱。

但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忍看到拉里莎因苟且偷生而蒙受新的不幸与屈辱。卡兰德舍夫的枪击结束了拉里莎的不幸生命，同时也结束了拉里莎的新的道德危机。但无论是拉里莎临死前的“飞吻”，还是后台传来的茨冈人的“合唱”，都无法给这个戏的阴冷的结局染上些许亮色。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俄罗斯戏剧文学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他是俄国十九世纪最高产的一位大剧作家（他一生写了四十七个剧本），他的剧作涵盖了完整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而且还因为他在戏剧史上是个承前启后的中枢人物。这就如著名的俄国戏剧史家拉克申院士所指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从继承果戈理的戏剧流派开始，到他创作的最后阶段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契诃夫的革新戏剧的出现。”^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病逝于一八八六年。一八八七年，契诃夫（1860—1904）发表第一个独幕剧《天鹅之歌》，宣告一个新的俄国大戏剧家的诞生。但契诃夫的第一部真正给戏剧艺术带来深远影响的剧作，出现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之后十年的一八九六年。这部剧作就是《海鸥》。

在《海鸥》里的四个主要人物中，两个是作家（特列普列夫和特里戈林），两个是演员（尼娜·扎列奇娜娅和伊琳娜·阿尔卡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页。

季娜)。契诃夫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分别化解在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冲动中,也让他们分享着剧作者本人的同情;契诃夫更是怀着满腔热忱,赞美了那位为了艺术而甘愿肩负沉重的生活十字架的尼娜。在我们的眼里,尼娜最终像一只海鸥高高地飞翔了起来。

与“海鸥”这个象征性形象紧密联系着的还有那片湖水。《海鸥》里的“湖上景色”不是一般戏剧作品中的物质环境,而是一个与海鸥融为一体的诗意象征。尼娜不顾父母的阻挠前来与特列普列夫相会、登台演戏,是因为她“被这片湖水牢牢地吸引着,像一只海鸥”。

契诃夫是位艺术综合大师。他把诗的抒情性,小说的叙述性都编织进戏剧的机体里。他也把十九世纪末露头的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嫁接。也就是说,契诃夫把那个时代的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内,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正由于契诃夫实现了这一大跨度的超越,现在欧洲的戏剧家们乐于把契诃夫戏剧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

契诃夫不仅对艺术的认识具有现代精神,他对生活的认识同样具有现代精神。他不愿意用绝对化的眼光看待人与事,他扬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判断。因此,他的戏剧人物也是很难用传统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尺度来绝然分割的,就像他自己声明的那样,在他的剧本里“既没有一个天使也没有一个魔鬼”。

由此,导引出契诃夫戏剧的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创新——在戏剧冲突的构建上,以“人与环境的冲突”取代“人与人的冲突”。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不是这个剧中人物和那个剧中人物势不两立,而是所有这一群剧中人物都被环境和生活所压迫。因

此,所有的这一群受契诃夫同情的剧中人物都不同程度地痛苦着。

痛苦的根源在哪?主要是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事实上的不可和谐。于是我们就能知道《海鸥》第一幕戏中戏里尼娜如下独白的意义:“……我只知道要和一切物质之父的魔鬼进行一场顽强的殊死搏斗……只有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物质与精神才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

但契诃夫戏剧的迷人之处还在于,痛苦不能压倒契诃夫的戏剧人物。他们知道人类在前进,他们等待着美好的明天,即使自己等待不到,那么也深信他们的子孙后代会生活得比他们更好。这个乐观主义的潜流,在《万尼亚舅舅》与《三姐妹》中逐渐地变得鲜明起来。

万尼亚舅舅“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全部浪费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悲剧之后,心灰意冷,甚至不想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时,也就是全剧的结尾之处,索尼娅劝慰他说:“我们要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就会看见那光明的、可爱的、美丽的生活……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整个天空罩满灿烂的光辉;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所有我们的苦难,全都湮没在广大的慈爱里面……”

在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作《樱桃园》(1904)里,对于未来的希望终于化为对于新生活的热情礼赞:

阿尼娅 永别了,家!永别了,旧生活!

特罗菲莫夫 新生活万岁!

在《樱桃园》里,就像在契诃夫的另外几部剧作中一样,对于新生活的向往,构成了剧本的深蕴的诗意潜流。

但《樱桃园》的诗意潜流不是单调的。契诃夫戏剧的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妙处,是它能激发人们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怀。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无疑反映着《樱桃园》的题旨。人类在向前进步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一些美丽的事物告别。建设一个新的更美的“樱桃园”之前,要把旧的无疑也是美丽的“樱桃园”砍伐掉。契诃夫在《樱桃园》中天才地展示了这一永远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生困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樱桃园》现在成了世界各国戏剧导演最喜欢导演的契诃夫戏剧。

童道明

目 次

大雷雨	1
没有陪嫁的姑娘	83
海鸥	189
万尼亚舅舅	259
樱桃园	329

大 雷 雨

五幕正剧

臧仲伦译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ГРОЗА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0 年版《亚·尼·奥
斯特洛夫斯基全集》第二卷译出

人 物^①

萨维奥尔·普罗科菲耶维奇·季科伊——商人，本城显要
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的侄子，受过相当教育的
年轻人

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卡巴诺娃(卡巴尼哈)——某富
商的寡妻

季洪·伊万内奇·卡巴诺夫——她的儿子

卡捷琳娜——他的妻子

瓦尔瓦拉——季洪的妹妹

库利金——小市民，自学成才的钟表匠，在探索永动机

瓦尼亚·库德里亚什——年轻人，季科伊的伙计

沙普金——小市民

费克卢莎——女香客

格拉莎——卡巴诺娃家的侍女

带着两个仆人的贵妇人——半疯癫的七十岁老妇

本城男女居民若干

剧情发生在卡里诺夫城的伏尔加河畔，夏天。第三幕
与第四幕相隔十天。

① 剧中人，除鲍里斯外，都穿俄国服装。——作者注

第 一 幕

〔伏尔加河高岸上的一座公园；伏尔加河对岸是一片乡村景色。舞台上两把长椅和几丛花木。〕

第 一 场

库利金坐在长椅上，眺望着对岸。库德里亚什和沙普金在散步

库利金（唱）“在平整的河谷，在平坦的高地……”^①（停唱）怪事，真该说是怪事！库德里亚什！我的老弟，你瞧，五十年来，我天天都在眺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景色，但总是看不够。

库德里亚什 怎么啦？

库利金 风景如画！太美啦！真叫人心旷神怡。

库德里亚什 没什么！

库利金 真叫人赏心悦目！你倒说“没什么”！你们看惯了，要不就是你们不懂大自然有多么美。

库德里亚什 得了，跟你真没法说话！你是我们这儿的老古板，一位能工巧匠。

库利金 机器匠，自学出来的机器匠。

^① 这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诗人梅尔兹利亚科夫作词。

库德里亚什 反正一样。

〔静场。〕

库利金 （指着一旁）你瞧，库德里亚什老弟，这是谁在那儿指手画脚？

库德里亚什 这个吗？这是季科伊在骂侄子。

库利金 他哪儿不能骂，偏偏找到这地方！

库德里亚什 他要骂人到处能骂。他还怕什么人吗！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落到他手里当了牺牲品，他就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

沙普金 可是，跟咱们这位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一样爱骂人的人，还找不出第二个来！他平白无故就训斥人。

库德里亚什 这家伙的嘴可损了。

沙普金 卡巴尼哈也不是好玩意儿。

库德里亚什 哼，那娘儿们起码还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可这家伙简直像条疯狗！

沙普金 没人治得了他，所以他见人就咬！

库德里亚什 可惜咱们这儿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太少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得教训教训他，不许他胡闹。

沙普金 你们想怎么治他？

库德里亚什 好好儿吓唬吓唬他。

沙普金 怎么吓唬？

库德里亚什 凑这么四五个人，随便找个小胡同，跟他面对面谈，这样他就老实了。咱们教训过他，他还不肯吭声，只好一步一步回头，乖乖地滚蛋。

沙普金 怪不得他要送你去当兵哩。

库德里亚什 他想送，但是送不了，这就等于屁事没有。他不敢送我去。他的鼻子灵着呢，他心里有数，我这颗脑袋是不肯

贱卖的。只有你们才见他害怕，我可懂得怎么治他。

沙普金 不见得吧！

库德里亚什 什么叫不见得！我是一个出了名的亡命徒；他干吗还用我呢？可见，他需要我。因此我不怕他，而要让他怕我。

沙普金 难道他就不骂你吗？

库德里亚什 怎么不骂！他不骂人就活不下去。可是我也饶不了他：他骂一句，我还他十句；他只好啐口唾沫乖乖地滚蛋。不，我才不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呢。

沙普金 难道你要学他的样子吗！忍下这口气算啦。

库德里亚什 哼，就你聪明！那你先去教会他懂礼貌，再来教训我！可惜他家的闺女都还是黄毛丫头，没有一个大姑娘。

沙普金 那又怎么样？

库德里亚什 那我就得敬他三分。我可是个追求大姑娘的好手！

〔季科伊和鲍里斯上。库利金脱帽。〕

沙普金 （对库德里亚什）咱们躲他远点儿；可别让他给缠上了。
〔他们退场。〕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季科伊和鲍里斯

季科伊 你敢情又到这儿闲铤了！好吃懒做的家伙！混帐！

鲍里斯 大过节的，待在家里干什么！

季科伊 想找活干还能找不着？我再三跟你说：“可别让我碰到你”；你就是不听！你待的地方还嫌少吗？不管上哪儿，都

要碰到你！呸，你这该死的东西！你干吗像电线杆子似的站着！我跟你说话，你倒是听见了没有？

鲍里斯 我不是听着吗，你还要我怎么样！

季科伊 （望了一眼鲍里斯）你给我滚！我不愿意跟你这个两面三刀的人说话。（走开）死皮赖脸地跟着！（啐了口唾沫，下）

第 三 场

库利金、鲍里斯、库德里亚什和沙普金

库利金 先生，您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

您居然心甘情愿地住在他家，挨骂受气。

鲍里斯 哪里是心甘情愿呀，库利金！没法子。

库利金 请问，怎么会没法子呢，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们讲讲吧。

鲍里斯 怎么不可以？你们知道我的祖母安菲萨·米哈伊洛夫娜吗？

库利金 嗯，怎么不知道！

库德里亚什 怎么不知道！

鲍里斯 因为家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她就不喜欢他。因此，家父和家母只得住在莫斯科。家母常常说，她跟我们家的亲戚在一起待不上三天，她觉得太野蛮了。

库利金 可不是野蛮！还用说吗！非得忍气吞声才行，先生。

鲍里斯 在莫斯科，家父和家母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我们，他们不惜一切。他们把我送进商业学校，把妹妹送进贵族女子中学，可是他们俩忽然得霍乱病死了；于是我和妹妹

就成了孤儿。后来我们听说，祖母也在这里去世了，并且留下遗嘱，让叔叔等我们成年之后，把我们应得的一份遗产分给我们，不过有一个条件。

库利金 什么条件呢，先生？

鲍里斯 如果我们对他孝顺的话。

库利金 这就是说，先生，你们永远见不到你们那份遗产了。

鲍里斯 不，还不仅如此，库利金！他先是挖苦我们，变着法儿骂我们，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结果是什么也不给，或者给一星半点。还说什么这是他大发慈悲，本来连这一点也不应当给。

库德里亚什 这是咱们这儿商人们的一贯作风。再说，就算您孝顺他，难道谁能阻拦他说，您对他不孝顺吗？

鲍里斯 可不是嘛。就是眼下，有时候他还常说：“我有自己的儿女，我干吗要把钱送给旁人？这样，我岂不是委屈了自己的孩子吗！”

库利金 这么说，先生，您的事情不妙啊。

鲍里斯 要是我一个人，还没什么！我可以抛弃一切，一走了之。可是我可怜我的妹妹。他本来一再写信让她来，可是家母的亲戚不放，来信说她病了。她要是真的来了，她在这儿要过什么日子啊，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库德里亚什 那还用说。他们难道懂得应该怎么待人吗？

库利金 您在他家到底怎么样？先生，地位如何？

鲍里斯 毫无地位可言。他说：“你住在我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至于工钱嘛，给多少算多少。”这就是说，等一年过去以后，随他高兴，随便给我结个账就完了。

库德里亚什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们这帮当伙计的谁也不敢提工钱的事，不然的话，他非把你骂个狗血喷头不可。他